

中國共產黨上海基層組織 在解放前的英勇鬥爭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上海基層組織
在解放前的英勇鬥爭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國共產黨上海基層組織
在解放前的英勇鬥爭

*

上海人民出版社編輯、出版
(上海紹興路五四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書號 1168

開本 787×1168 耗 1/32 印張 1 13/16 字數 38,000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六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20,000

說 明

一九二一年，偉大的光榮的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了。黨的基層組織隨即先後在上海的一些工廠、企業、機關和學校中，建立了起來。這些基層組織在黨的統一領導下，在解放以前的黑暗年代裏，始終領導上海廣大人民進行艱苦卓絕的、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這本小冊子裏介紹的一些黨支部的鬥爭史蹟，就是上海勞動人民爲爭取解放，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崇高理想而鬥爭的光榮史冊中的幾個主要斷片。

這裏收集的七篇通訊，一九五一年中國共產黨誕生三十周年紀念時，曾先後發表在北京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和上海解放日報上。一九五一年八月間，又以在鬥爭中壯大的書名，由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現在，在內容和文字上作了較大的校訂和修改後，改爲現有的書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排出版。

編 者

一九五五年三月

目 錄

在鬥爭裏壯大·····	鍾 洛(1)
——記中共上海電力公司支部在解放前的英勇鬥爭	
上海工人運動的一座堅強堡壘·····	繆 雨(12)
——記中共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公司支部的鬥爭史蹟	
緊緊地團結在共產黨的周圍·····	蕭望若(20)
——記一九四八年上海申新九廠工人的罷工鬥爭	
滬東民主堡壘·····	葛 燭(25)
——記中共上海大康紗廠支部的光榮鬥爭	
工人階級的英雄本色·····	陳慶楣(31)
——記英勇堅持地下鬥爭的中共上海大隆機器廠支部	
在“洋關”裏燃起的烈火·····	丁 柯(36)
——記中共上海江海關支部英勇鬥爭的幾個片段	
團結就是力量·····	沈光衆(45)
——記中共上海交通大學支部在解放前的英勇鬥爭	

在鬥爭裏壯大

——記中共上海電力公司支部在解放前的英勇鬥爭

鍾 洛

解放前，中國共產黨上海電力公司（簡稱上電）支部，是在極困難的環境下一次又一次的鬥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

上海電力公司的前身是“租界時代”的工部局電氣處，後來賣給美國資本家，才改名叫上海電力公司。它一直是帝國主義者用來壓榨中國工人並對中國廣大人民進行經濟侵略的工具。帝國主義資本家，騎在上電工人的脖子上，不讓他們喘一口氣，強迫他們日日夜夜做牛做馬。

一九二五年“五卅”大罷工的暴風，把上電工人捲進了反帝反封建的鬥爭行列，並為上電建黨準備了必要的條件。就在“五卅”後一年，一九二六年二月裏，在“五卅”大罷工中的積極分子楊杏根、朱世標等入黨後建立了中共上海電力公司支部，像撒在泥土裏的種籽，它孕育着無窮的力量。這顆種籽雖然經歷過一次次的摧殘，甚至也遭受過嚴重的破壞，但仍舊一天天地發芽茁壯，終於成為今天的蔥龍大樹了。

上電支部一建立，就通過搞俱樂部的方式，把工人羣衆團結在黨的周圍。在黨的領導下，工人們第一次以集體的方式向帝國主義資本家提出改善待遇的要求，並且得到了勝利。這第一回合鬥爭的勝

利，大大地提高了俱樂部的威信，大部分工人都能認清：組織起來就有辦法。

黨一開始就注意到在鬥爭中求發展，第一次鬥爭後，上電黨員從九個人發展到六十七個人，這是黨的第一次大發展，它爲迎接新的革命高潮準備了力量。

一九二七年的武裝起義

過一年，就是翻天覆地的一九二七年。上海的工人階級，在自己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向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進行了武裝鬥爭。三月二十一日第三次起義時，上電工人以共產黨員爲骨幹，組成三百多人的敢死隊，他們雖然以工具和鐵器作爲武器，六七個人合用一枝槍，然而對帝國主義和反動統治者的憎恨燃起了他們的鬥爭怒火，共產黨員始終堅持在第一綫，鼓舞大家勇敢向前。這樣，他們佔領了閘北的三個警察局，並配合其他廠裏的弟兄們，包圍了火車站的軍閥司令部，把張宗昌手下的師長畢庶澄趕跑，和全上海的工人弟兄們在一起，贏得了三次起義的勝利。而英勇的工人領袖吳阿寶，却在起義中光榮犧牲。

“四·一二”事變後，上海的工人運動遇到沉重的打擊，公開工作的同志都被通緝。帝國主義資本家配合着蔣介石的血腥暴行，進一步破壞工人運動，上電公司當局就在慘案發生的當天，強迫工人在第二天一律復工，否則就都算新工人了。

上電支部由於公開領導武裝鬥爭的十幾位同志不能復工而暫時地削弱，並且轉入隱蔽。可是工人們却沒有忘記黨，沒有忘記是誰曾在黑暗裏給大家照亮了道路。車間裏有位曹志芳師傅，大革命時正

年輕力壯，曾上過三次火綫，曹志芳師傅回想說：

“那時候我就認識了共產黨，不管交給我什麼工作，只要知道是黨在領導，沒有第二句話，跟着就走。我聽過共產黨員的兩回演講，一回是在閘北天通庵。那位同志說了很多話，現在都已經不大記得了，可是有兩句話，一直沒有忘掉，那就是：‘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黨，共產黨領導工人階級革命是真心爲廣大人民的。’我看看解放以後人民政府所作所爲，跟二十多年前嘴裏說的沒有絲毫兩樣。”

在白色恐怖下堅持

在大革命失敗後的十年中，整個國民黨統治區是處在殘酷的白色恐怖下，黨在上電仍是堅持着。一九三〇年再一次成立了俱樂部，工人們經歷了鬥爭，懂得的多了，緊靠在俱樂部周圍的也多了，這樣，就使得黨能够先後發動了三次經濟鬥爭，迫使帝國主義資本家作了些讓步。

這中間所經歷的艱苦是說不完的，譬如有一回爲了援助英商公共汽車公司工潮而醞釀罷工，被嘉興路巡捕房抓去了十三個工人領袖，上電支部當時的負責人之一陸雲生也在內，遭受嚴刑拷打後，陸雲生同志終於犧牲在監獄裏。但是黨依靠羣衆，繼續鬥爭，在一九三三年冬天，還能發動了長達五十三天的大罷工，抗議公司當局變相減薪和裁汰一百多工人，並想賴掉養老金和退職金的陰謀。這次罷工，由於帝國主義資本家勾結了總商會的負責人並利用偽總工會的一些工賊，從中破壞，使上電工人的鬥爭終無結果而失敗了，但是却給上電工人們上了一課，讓大家更能認清反動政府和帝國主義互相勾結的醜惡面目。由於大批黨員被捕，或者被公司當局非法開除，黨的組織

因而被暫時破壞。

和日本鬼子鬥爭

上電重新建黨是在一九三八年。上電支部接受了過去失敗的教訓，一開始就在黨的明確的“隱蔽力量，蓄積力量，等待時機”的長期建黨方針下重新建立起黨的組織，又進入了艱苦的鬥爭。以後的十幾年的發展，證明這個方針是完全正確的。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鬼子盤踞上電，憲兵在廠裏日夜巡邏，在刺刀和槍口底下，連原來的合作社都無法搞了。鬥爭的經驗是慢慢摸索出來的，發電廠支部在第一次的鬥爭中，爲了避免個別和部分突出，受到日本鬼子的打擊，就發動各車間的工人，乘日本憲兵去吃飯的時候，在同一時間內一窩蜂地集中到廣場上來，既沒有代表，也沒有誰帶頭，大家就那麼一起吵吵嚷嚷地喊：

“吃不飽，日子難過……。”

日本鬼子沒有辦法認出誰是罷工的領頭人，雖然抓了幾個人去，但是工人們堅持着，日本鬼子只好把被捕的工人釋放出來，並且部分地答應了工人的要求。

不僅如此，在上級黨的領導下，和當時被日本鬼子佔據着的其他廠一樣，上電支部對敵人採取了怠工、減低發電效率等方式的鬥爭。通過集體跑單幫，使工人們又漸漸地形成一些小的團體，並有機會到達蘇北解放區的一些邊緣地帶，使工人們更多地認識黨和新四軍。這些人每一次回來，都是一傳十、十傳百，給上電工人們帶來了鬥爭的信心和勇氣。

這樣，黨在羣衆中逐步打下了堅強的基礎。到抗戰勝利前夕美

機經常轟炸上電的時候，上電支部發動羣衆向日本鬼子提出要求：如果一拉緊急警報，就要全部離廠；每拉一回警報，要發每人三升米“警報費”，這一要求後來形成了廣泛的羣衆性鬥爭。這個經驗，也使上電支部再一次地學會了怎樣去對兇惡的統治者進行鬥爭並且贏得勝利。

九日八夜大罷工

這個團結羣衆依靠羣衆的鬥爭經驗，在一九四六年一月裏九日八夜大罷工中，得到進一步的充實和發展。

由於國民黨篡奪了抗日勝利的果實，不顧全國人民特別是淪陷區人民在經過八年痛苦後的政治要求和生活願望，工人過的依然是牛馬般的生活。一個上電工人一個月的工錢換不了幾斗米，中國籍工人和外籍高級職員之間的薪水，相差十倍到幾十倍，再加上帝國主義資本家無理開除臨時工和工人代表，因此爭生存、爭民主的鬥爭情緒在工人羣衆中燃燒着。

上電支部按照上級的指示，有條不紊地領導鬥爭，首先在羣衆中進行罷工的思想動員，向大家指出美帝國主義分子對中國工人的虐待，跟日本鬼子並沒有什麼兩樣，要生存，只有起來鬥爭。這樣，在“保障職業，保衛工會”的口號下，上電全體工人的意志統一起來，工人們要資方收回開除代表的成命，非經工會同意不得擅自開除，並要求同職同薪等。全公司三個部分：楊樹浦發電廠、斐倫路饋電部、南京路總辦事處，一起罷工。

罷工是在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下午開始。首先，把全廠三千多職工，集中到楊樹浦廠，黨通過罷工委員會，領導這三千多職工

過着緊張而有秩序的集體生活。白天開小組會，討論時事，漫談生活；晚上開大會，用文娛節目調劑大家精神。在“只能勝利，不能失敗”的口號下，三千多人的情緒始終是高漲的。

當時，全上海的工人普遍地都有爭生存、爭民主的要求，和上電先後實行罷工的就有中紡十七個廠和申新、永安等紗廠工人，有法商水電公司工人，有先施、大新等八大公司職工，有理髮業職工，……敵人的恐慌是必然的，因而殘酷的鎮壓也是必然的，黨對這個嚴重情況也是完全估計到的。

可是上電支部是有充分鬥爭經驗的。這些經驗總括起來就是一句話：堅決依靠羣衆！

在大罷工期間，每天白天小組會上，儘量聽取羣衆意見，晚上的大會上，報告當天的形勢發展，提出領導上的意見，徵求羣衆的意見，這樣，就把黨的意志變爲三千職工共同的意志，就成爲一塊鋼鐵，再沒有人能變更了。

在罷工的第三天，特務發動簽名要求部分罷工，想破壞三千多人的團結，在晚上，這個陰謀遭到無情的揭露和徹底的粉碎，羣衆一致喊出：“要罷一起罷！團結起來有力量！”黨也及時地糾正了羣衆中某些過激的情緒，如銅匠間有些工人打算攪鐵塊搞壞機器；爲了使罷工順利進行，黨說服了大家。

黨員始終是吃苦在羣衆前面的，常常接連兩三夜不睡覺，吃硬麵包、蘿蔔乾，有時就餓一頓。他們都是喉嚨發燒，嘴唇破裂，臉色發青發黃，眼球裏充滿血絲，可是該幹什麼的還是幹什麼。

羣衆把這些都是看在眼裏，記在心裏。快到大除夕，國民黨想利用工人要回家過年的心情來分散力量，可是人人喊出“在廠裏過年！”

他們信任罷工委員會，比對任何人都更信任。

國民黨感到不能再把這工潮拖延下去，特別是上電工人的正義行動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同情和支援，五大公用事業和其他廠的兄弟們都送來慰問信和慰問金，更使國民黨頭痛。一月三十一日下午，便衣包探、“保安大隊”和駐廠警察，密佈在廠門口，架上機關槍。到三點鐘，廠門口發現一批打着“索夫團”旗幟的婦女（事後知道是被騙來的女工），嚷着要丈夫回家過年。接着，預先準備好的特務打手們就跟着蜂擁進來，見人就打。大門口就有二十多個工人被打倒在地上，鮮血直流，武裝軍警強迫工人一批批分散回家，並且帶走了十九位工會代表。

第二天大除夕是陰雨天，憤怒的人們自動地匯集到偽社會局去請願，連三班頭的工人也參加了，於是虹口、楊樹浦、滬西一帶都停了電。法電工人弟兄們支持這一鬥爭，使偽社會局的電燈也熄了。在蠟燭底下，上電工人代表和國民黨進行談判。兩千工人站在廣場上，在西北風裏堅持到半夜十二點鐘，國民黨終於低頭，釋放了被捕的十九位代表和在罷工期間派出來談判而被扣留的兩位代表。廣場上的歡欣是難以描述的，在暗夜裏，爆發了“代表萬歲！”“工人萬歲！”的呼聲，像春雷似的向四面震響。

確實，“工人萬歲！”這句口號，包括當時工人羣衆的全部心情，他們從鬥爭中看到了自己的道路。

對於上電支部來說，這次的收穫還不僅是以後逐步吸收了十五個黨員增加了黨的力量，也不僅是學會了更多的鬥爭方法方式，更重要的是黨和羣衆已結成血肉不可分的關係。誰都知道得很清楚：誰也不能離開誰了（黨那時自然還沒有公開，可是羣衆眼睛原是明亮亮

的)。當罷工最後一天特務打手衝進來時，羣衆掩護着罷工委員會主席，沒讓特務們動他一根毫髮。當大家在軍警監視下被迫離廠的時候，羣衆一個個含着眼淚，咬住牙齒，當看到工會幹事或者糾察忘了把身上掛的符號取下來時，不管認識不認識，就衝上去一把替他摘掉：

“啊喲，你怎麼還掛着這個呀！”

王孝和的血

九日八夜大罷工，給工會的成立打下很好的基礎，工會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裏成立的。工會成立後，上電成爲上海工人運動的堅強的堡壘之一。國民黨對上電工人的迫害是不會放鬆的，一九四七年，上電有六位工人被捕，十六名工會幹部被“懸賞緝捕”，他們被逼得東分西散，暫時隱蔽起來。國民黨一步緊一步，又下令解散工會，並派了一批特務來“整理”工會。雖然，因爲壓不下工人的怒火，國民黨在指派的名單中，不得不放幾個工人愛戴的領袖（王孝和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工會的一切活動都停止了。

在沉悶的低氣壓裏，黨給羣衆指出了方向。黨告訴大家：國民黨的死期已經不遠，只要大家團結一致，一定可以打退它的瘋狂進攻。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共產黨員、工會的常務理事王孝和被捕了。國民黨在戰場上遭到慘敗，就想在它的後方加緊鎮壓，首先是向工人進攻。王孝和在敵人的監獄裏，遭受了老虎凳、磨排骨、刺指甲等各種酷刑的折磨，一九四八年九月三十日上午十時三十五分，終於爲黨、爲工人階級的解放事業流盡了最後一滴血。

上電工人永遠忘不了王孝和。在他犧牲的那天，許多工人不顧

特務監視，仍然紛紛到國華殯儀館去弔祭。

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募捐慰問王孝和和烈屬成爲一個廣泛的運動，連遠在東北的全國總工會也捐款寄來。

共產黨員的英勇不屈捨身就義的崇高品質，教育了上電的工人。他們之中的先進者，以自己護廠鬥爭的積極表現，爭取入黨，上電支部在逐漸壯大起來。

英勇護廠，迎接解放

淮海戰役結束後，解放大軍南渡長江，江南人民翻身的日子近了。爲了不使人民寶貴的財產遭受國民黨垂死時的破壞，在共產黨的統一領導下，上電工人在楊樹浦廠組織護廠糾察隊，在斐倫路廠成立緊急修理隊。當時廠裏還駐有蔣賊軍一個連，糾察隊一面日夜巡邏，按照黨的佈置，着重注意幾個重要的車間；另一面也和駐廠蔣賊軍軍官打交道，瓦解他們的士氣，探聽一些情況，並多少保護了工友生命和財產的安全。敵人要在高樓頂上架機關砲，這樣會使解放軍從底下進攻時造成很大的損失，裏面的高壓爐也有危險，糾察隊就恐嚇他們，說高壓爐如果中了流彈，會使三里方圓內全部化爲灰燼，蔣賊軍連長一聽，就連忙叫人把機關砲搬了下來。

解放的那一天是緊張的，糾察隊換上了人民保安隊的符號，逼着駐廠蔣賊軍到附近大康紗廠去投降，有一個蔣賊軍班長還想在門樓上頑抗，也被大家死拖活拖的拖下來。三班頭的發電工人，連續趕三班二十四小時，沒有換過，每個重要機器旁，都站着糾察隊隊員，這樣，一直到解放軍部隊打過來，沒有叫電停一秒鐘，也沒有叫人民財產受到一絲一毫的損壞。

向美帝國主義和蔣賊賣國集團報仇雪恨

解放後，“二六”轟炸使上電發電廠遭到嚴重的損失，國民黨妄想使上海人民陷於黑暗，使上海的工商業停頓，使廣大的工人陷入失業的困境。但事實響亮地回答了他們：有光榮鬥爭傳統的中國工人階級及其政黨是永遠嚇不倒的。面臨着嚴重的情況，在黨的堅強的領導之下，在全市人民支援之下，上電支部跟二十多年來一樣，堅持着依靠羣衆的正確方針，一面召開羣衆大會，穩定情緒，鼓舞同志們的信心；一面派遣黨員到各個最艱苦的崗位上去：有技術的參加搶修，技術差或沒有技術的擔任糾察、總務，能說會道的搞宣傳，全不大行的堆防空壕，真是人人苦幹，個個向前。受了這許多年的教育和鍛鍊，他們都用實際行動，向黨證明自己在努力做個好黨員。

動人的事例是說不完的。我們隨便舉一個例：共產黨員史俊清和顧小弟，都是車間工人，敵機轟炸時，別人在躲，他們往廠裏衝，從堆積如山的破鐵片、扭彎的鐵條、倒塌的水門汀塊中搶救人，到幫浦間抽水，連飯都沒吃，後來又帶領工友搶修發電機，從七日晚開始，一直工作到八日晨七時，在炸後四十三小時，上電又重新放出光明。

再看共產黨員張駿升，當他接到支部交給他的任務後，和他的一班兄弟立刻動手恢復×號爐，張駿升和他的夥伴們耐心檢查，用火燒烤管子，使凍結在管子裏的柴油溶化，但油管漏，柴油不斷向外噴，又進行好幾次修補、燒烤、打水，×號爐終於昇火了。

在共產黨員忘我苦幹的精神的影響下，工人們消除了“鐵飯碗敲破了”的消極情緒，自覺地參加搶修工作。如車間工人璩少和，當敵機還在頭上盤旋，他就跟着別人到幫浦間抽水，搶救人，日夜不休息。

油間張毛頭，當第二天大家都在煤渣場開會時，一個人在高樓頂上瞭望敵機，安定大家的心。

這樣的例子舉不完。上電的迅速恢復發電，是和每個共產黨員和每個工人的努力分不開的，自然，這中間起決定作用的，還是黨的領導。你如果要問，為什麼他們會那樣忘我地苦幹？是什麼思想在支配着他們？請聽聽張駿升的話吧：

“我是一個共產黨員，今天，是黨考驗我們的時候了，在空襲時繼續發電，是爲了全上海人民，就是被炸死，也是值得的。”

中國共產黨上海電力公司支部，就是這樣，在上級黨堅強的領導下，長期地積蓄力量，在一次又一次的鬥爭中發展壯大。由於堅決依靠羣衆，使黨和羣衆結成血肉相連的關係，黨在羣衆中的威信是很高的，羣衆對黨的要求也是很高的，當一九五〇年秋天黨公開時，羣衆圍着顧小弟同志說：“你是老實人，做共產黨員是光榮的，我們車間裏有你這樣一個共產黨員，是我們車間全體工友的光榮，希望你多多學習，多和我們談談。”

在上電，黨支部已經成爲比過去任何時期都要堅強的領導核心，它正團結着全廠職工，在祖國生產建設的戰綫上，跨着更結實的步伐，走向更大的勝利！

上海工人運動的一座堅強堡壘

——記中共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公司支部的鬥爭史蹟

繆 雨

上海法商電車電燈自來水公司（簡稱法電）開辦於一九〇五年，是帝國主義在上海經營的歷史較久的重要企業之一。早在一九二七年，中國共產黨就在這個企業裏建立了支部。這個支部始終是上海工人運動的堅強的中心堡壘之一，在堅持長期的地下鬥爭和解放後參加新上海的建設事業中，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武裝起義，光榮建黨

一九二七年初，上海工人響應北伐進軍組織二次武裝起義時，中國共產黨即已在法電建立了支部。黨的支部一經建立，就領導法電工人英勇地參加了震動世界的第三次武裝起義，成為上海南區工人武裝的主力。

當時參加武裝起義的五十多個黨員，都是敢於拿起武器反抗帝國主義和軍閥統治的最有覺悟的工人。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中午，全市八十萬工人第二次總同盟罷工開始。法電工人和武裝糾察隊一起向南市急速進發，佔領了警察局派出所和道臺衙門，繳了一個警察大隊的全部槍械，並捕獲軍閥上海鎮守使李寶章的一個大刀隊隊長。當即把這個劊子手綁起來拖着前進，成千羣衆都跟上來了。沿